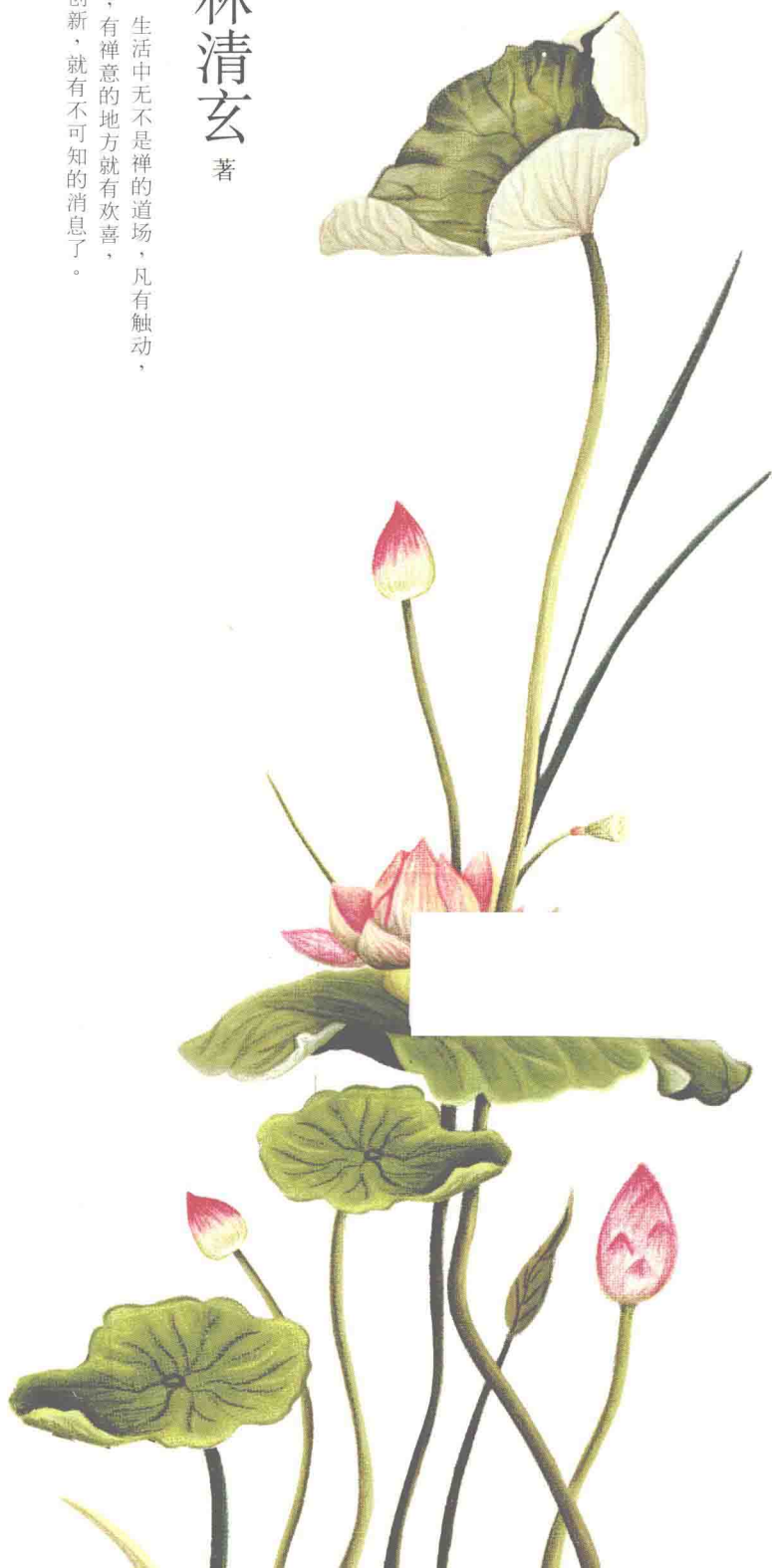


每一寸时光都有欢喜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林清玄 著

生活中无不是禅的道场，凡有触动，皆有禅意，有禅意的地方就有欢喜，一路创新，就有不可知的消息了。



每一寸时光都有欢喜

林清玄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一寸时光都有欢喜 / 林清玄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387-4847-5

I. ①每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0998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特约顾问 王勇 马湘云
特约监制 党雷 王艺霖
选题策划 郭力家 王峰
责任编辑 王峰
装帧设计 孙利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每一寸时光都有欢喜

林清玄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234千字 印张 / 18.5

版次 / 2015年10月第1版 印次 /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白雪少年

003 / 童年的自己

007 / 我唯一的松鼠

011 / 秘密的地方

015 / 白雪少年

018 / 仙堂戏院

——童年旧事

023 / 发芽的心情

028 / 我的少年时代

035 / 箩筐

042 / 最好的范本

第二章 比景泰蓝更蓝

047 / 永远有利息在人间

049 / 梦的台北

052 / 比景泰蓝更蓝

055 / 想象的城堡

- 057 / 幸福终结者
060 / 寒梅着花未?
063 / 黄玫瑰的心

第三章 不封冻的井

- 069 / 清欢
075 / 情困与物困
080 / 猫头鹰人
084 / 不封冻的井
087 / 月到天心
090 / 流浪水
092 / 云散
095 / 求好
097 / 转动
100 / 本来面目
102 / 假日书市

第四章 期待父亲的笑

- 107 / 溪洲荣阳堂记事
111 / 刺花
120 / 鸳鸯香炉
126 / 惜福

- 129 / 报岁兰
133 / 期待父亲的笑
138 / 逍遥居里的赵二呆
141 / 李锡奇“远古的记忆”
144 / 与周锦先生的最后一面
148 / 太阳雨
153 / 孩子的毕业旅行
156 / 心灵的护岸

第五章 食家笔记

- 163 / 红心番薯
169 / 孔雀菜
177 / 家有香椿树
180 / 冰糖芋泥
184 / 味之素
190 / 食家笔记
206 / 木鱼馄饨
209 / 忘情花的滋味
212 / 有情生

第六章 无风絮自飞

- 223 / 无风絮自飞

225 / 佛鼓
232 / 卷帘
239 / 小千世界
242 / 我似昔人，不是昔人
249 / 心的丝路
255 / 思想的天鹅
258 / 四随
267 / 梅香
269 / 季节十二帖

白雪少年

第一章



童年的自己

昔人去时是今日，
今日依前人不来；
今既不来昔不往，
白云流水空徘徊。

——黄龙祖心禅师

不久前返乡陪母亲整理儿时的照片，看到一张里面有我的照片，认了半天竟认不出自己是哪一个。那是因为我们家依大排行，兄弟就有十四个，年纪相差极微，长相也接近，以至于连自己都看不出小时候的“我”了。

拿去问母亲，她戴起老花眼镜端详了有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也看不出哪一个是你呢！”

然后她指着照片上理光头站在一起一般高的三个毛孩子说：“应该是这三个其中的一个。”母亲抬起头来看看我，再看看照片，感慨地说：“经过三十年，真的认不出来了呢！”

我拿着照片，从房间走到门口廊下有阳光的地方去看，想确定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，仍然没有结果，不觉便坐在摇椅上发呆了。正好哥哥姐姐回来，我问他们说：“来看看哪一个是小时候的我？”

哥哥指出是右边的那个，他的理由是我的额头是家族中最大的，那个头最大的应该是我。

姐姐的意见不同，她认为是左边的那个，理由是我是家中男孩皮肤最白的，所以那最白的是我。

奇怪的是，我觉得中间的那个小孩最像我，因为看起来忧郁而害羞，我小时候的个性正是那样。

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，弟弟跑出来，说：“哪一个是你都没有关系，因为都过去了，赶快进来吃饭吧！”

念小学五年级的侄儿听到热闹也跑来，大笑说：“哈！哈！叔叔连哪一个是自己都分不清呢！真好笑。”

是呀！为什么经过了三十年时间，连自己是哪一个也分不清呢？长夜里，坐在我幼时的书桌前，想到人的变化实在很大，例如住在乡下的时日，偶尔会遇到小学同学，如果不互报姓名，几乎无从分辨。站在生命的恒河岸边，我们的身心有如河水，是不停地向前流去的，是每一刻都在变化的，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那不断变化的外表中，我还知道有一个我并未失去，其他的——例如我的身体——早就流逝了。

这就使我想起《华严经》的“菩萨开明品”中说的：“分别观肉身，此中谁是我，若能如是解，彼达我有无。此身假安立，往处无方所，谛了是身者，于中无所著。于身善观察，一切皆明见，知法皆虚妄，不起心分别。”

我们的身体看起来是那样真实明确，实际上是无时不在变减的，我们对于身体的执着，往往使我们失去明察，如果能看到身心的虚妄，就不会起分别心，也不会执着了。

在《华严经》的“十行品”里也说：“菩萨观去来今一切众生所受之

身，寻即坏灭，便作是念：奇哉！众生愚痴无智于生死内受无数身，危脆不停，速归埵灭，若已坏灭，若今坏灭，若当坏灭而不能以不坚固身，求坚固身。”

“不坚固身”正是我们的这个皮囊，它过去的已经坏灭，现在的在坏灭之中，将来必然也会坏灭。“坚固身”就是“圣身”和“清净身”，是那个我们把肉身还诸天地，尚存的那个真实的自我，一般人执着于肉身，因此难以体验不可见及的真身、常身、空身、慧身、金刚不坏之身。

如何来看待我们变化的肉身，才能趋入真谛呢？佛陀教我们要常做“四念住”，就是把心念集中在四件事情的观照上，一是观身不净，二是观受是苦，三是观心无常，四是观法无我。身、受、心、法虽然有所不同，仍是相通的，可以说是“四境合缘”，以身体来说，身体既是不净，也是苦痛、又是无常，更是无我的。一个人如果能时时如是观察，就可以趋入善根、趋入苦、集、灭、道的四圣谛。

我们的身体犹如飞花落叶，转眼成泥，融化于天地之间，可叹息的是我们常见于花叶的旋舞，反而少见树木埋在土中的根本，修习禅道的人就是要善观于相，在飞花落叶之中不沉不没，在肉身坏减的进程中不动不摇，如实地观察根本实相。

因此，禅宗的祖师常举公案叫学人参：“念佛是谁？”“打坐是谁？”“无明烦恼者是谁？”若能参详出那个“谁”，佛性也就呼之欲出了。

最近又要换季，在整理冬装的时候，发现比去年胖了一些，有的衣服又不能穿了，想到不知道要不要减肥来穿这些衣服，心里不禁感慨，我们的身体也是年年在更换的衣服，只是一般人不能见及罢了。

唉唉！假如我在路上突然遇到了十岁时的自己，恐怕也会错身而过，认不出自己了。

喝！哪一个是学人自己？参！

我唯一的松鼠

我拥有的第一只动物是一只小松鼠，那是小学一年级的事了。小学一年级，我家住在乡间，有一日从学校回家在路边捡到一只瘦弱颤抖的小松鼠，身上的毛还未长全，一双惊惧的刚张开的眼睛转来转去。我把它捧在手上，拼命地跑回家，好像捡到什么宝物，一路跑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松鼠的体温。

回家后，我找到一节粗大的竹筒剖成两半，铺上破布做了小松鼠的窝，可是它的食物却使我们全家都感到紧张。那时牛奶还不普遍，经过妈妈的建议，我在三餐煮饭的时候从上面捞取一些米汤，用撕破的钙粉袋子喂给它吃。饥饿的松鼠紧紧吸吮着米汤使我们都安心了。

慢慢地，那只松鼠长出光亮的棕色细毛，也能一扭一扭地爬行。每天为它准备食物，成为我生活里最快乐的事。幸好我们住在乡间，家里还有果园，我时常去采摘熟透的木瓜、番石榴、香蕉，小心地捣碎来喂我的松鼠。它快速地长大从尾巴最能看出来，原来无毛细瘦、走起路来拖在地上的尾巴，慢慢丰满起来，长满松松的毛，还高傲地翘着。

从爬行、跑路到跳跃竟如同瞬间的事，一个学期还未过完，松鼠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翩翩的少年了。

小松鼠仿佛记得我的救命之恩，非常乖巧听话。白天我去上学的时候，它自己跑到园里去觅食，黄昏的时候就回到家来躲在自己的窝里。夜里我做

功课的时候，松鼠就在桌子旁边绕来绕去，这边跳那边跑，有时还跑来蹭人的脚掌。妈妈常说：“这只松鼠一点儿都不像松鼠，真像一只猫哩！”小松鼠的乖巧赢得了全家的喜爱。

有时候我早回家，只要在园子里吹几声口哨，它就像一阵风从园子里不知的角落窜出来，蹲在我的肩膀上，转着滴溜溜的眼睛，然后我们就在园子里玩着永不厌倦的追逐的游戏。松鼠跑起来姿势真是美，高高竖起的尾巴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子，那面旗跑在泥地上像一阵烟，转眼飞逝。

自从家里养了松鼠，老鼠也减少了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松鼠还会撵老鼠，夜里它绕着房子蹦跳，可能老鼠也分不清它是什么动物，只好到别处去觅食了。

我家原来养了许多动物，有七八条鬣狗土狗，是经常跟随爸爸去打猎的；有十几只猫，每天都在庭院里玩耍的。这些动物大部分来路不明，由于我家是个大家庭，日常残羹剩菜很多，除了养猪，妈妈经常用几个大盆放在院子里，喂食那些流落乡野的猫狗。日久，许多猫狗都留了下来，有比较好的狗，爸爸就挑出来训练它们捉野兔打山猪的本事，这些野狗们都有一分情，它们往往能成为比名种狗更好的鬣犬；因为它们不挑食，对生命的留恋也不如名种狗，在打猎时往往能义无反顾，一往无前。

但是这些猫狗向来是不进屋的，它们的天地就是屋外广大的原野，夜里就在屋檐下各自找安睡的地方，清晨才从各角落冒出来。自从小松鼠来了以后，它是唯一睡在屋里的，又懂事可爱，特别得到家人的宠爱。原先我们还担心有那么多猫狗，松鼠的安全堪虑，后来才发现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，小松鼠和猫狗也玩得很好。我想，只要居住在一个无边的广大空间，连动物也能有无私的心。

有趣的是，小松鼠好像在冥冥中知道我是捡拾它回来的人，与我特别亲

密，它虽然与哥哥弟弟保持良好的关系，但也仅止于召唤，从来不肯跳到他们身上，却常常在我做功课的时候就蹲在我的腿上睡着了。有时候我带松鼠到学校去，把它放在书包里，头尾从两边伸出，它也一点儿都不惊慌。

松鼠与我的情感，使我刚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有声音有色彩、明亮跳跃的时光。同学们都以为这只松鼠受过特别的训练，其实不然，它只是路边捡来养大而已。我成年以后回想起来，才知道如果松鼠有过训练，唯一的训练内容就是一种儿童最无私最干净的爱。

隔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吃过晚饭像往日一样回到书房做功课，为了赶写第二天大量的作业还特别削尖了所有的铅笔。松鼠如同往日，跳到我的毛衣里取暖，然后在书桌边绕来绕去玩一只小皮球。我的作业太多，赶写到深夜还不能写完，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。

被夜凉冻醒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影像吓呆了，放声痛哭。我心爱的松鼠不知何时已死在我削尖倒竖拿在手中的铅笔上，那支铅笔正中地刺入松鼠的肚子，鲜血流满了我的整只右手，甚至溅满了笔记簿，血迹已经干了，松鼠冰凉的身体也没有了体温。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那一幅惊悸的影像，甚至我写的作业本也清楚记得。

那一天，老师规定我们每个人写自己的名字两百遍，我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自己的名字，而松鼠的血则滴滴溅满在我的名字上，那一刻我说不出有多么痛恨自己的作业，痛恨铅笔，痛恨自己的名字，甚至痛恨留作业的老师。我想，如果没有它们，我心爱的松鼠就不会死了。

我惊吓哀痛的哭声，吵醒了为明日农田上工而早睡的父母，妈妈看到这幅影像也禁不住流下泪来，我扑在妈妈怀里时还紧紧地抱住那只松鼠。我第一次养的动物，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动物，就这样一夜间死了。死得何其之速，死得何等凄惨，如今我回想起来，心里还会升起一股痛伤的抽动。如果

说我懂得人间有哀伤，知道人世有死别，第一次最强烈的滋味是松鼠用它的生命给了我的。我至今想不通松鼠为何会那样死去，一定是它怕我写不完作业来叫醒我，而一跳就跳到铅笔上——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。

我把死去的松鼠，用溅了它的血的毛衣包裹，还把刺死它的铅笔放在一边，一起在屋后的蕉园掘了一个小小坟墓埋葬。做好新坟的时候，我站在旁边默默地流泪，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所有的物件与躯壳都可以埋葬，唯有情感是无法埋葬的，它如同松鼠的精魂永远活着。

后来我也养过许多松鼠，总是养大以后一跑就了无踪影，毫不眷恋主人，偶有一两只肯回家的，也不听使唤，和人也没有什么情感。每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疑惑，在松鼠那么广大的世界里，为什么偏有一只那么不同的、充满了爱的松鼠会被我捡拾，和我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呢？莫非这个世界在冥冥中真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？使我们与动物也有一种奇特的缘分？

猫狗当然不用说了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我养过老鹰、兔子、穿山甲、野斑鸠、麻雀、白头翁，甚至也养过一头小山猪、一只野猴，但没有一只动物能像第一只松鼠同样与我亲近，也没有一只像松鼠是被我捡拾、救活，而在我的手中死亡的。

松鼠的死给我的童年铺上一条长长的暗影，日后也常从暗影走出来使我莫名忧伤。经过二十几年了，我才确信人与动物、人与人间有一种不能测知的命运，完全是不能知解的推动我们前行，使我们一程一程地历经欢喜与哀伤，而从远景上看，欢喜与哀伤都是一种沧桑，我们是活在沧桑里的；就像如今我写松鼠的时候，心里既温暖又痛心，手上好像还染着它的血，那血甚至烙印在我写满的名字上，永世也不能洗清。它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动物，永远在启示我的爱与忧伤。